

从维熙海外游记

——中国作家海外游记丛书
第二辑

华文出版社

海外
游
记

目 录

且当蛙语 ——以此代序	1
澳洲四题	
梦里澳洲	4
澳洲补遗五章	53
赤子心	65
异国乡音	71
扶桑三纪	
樱花之旅	81
广岛之祭	86
在水上勉的故乡	93
巴黎四弦	
巴黎的浪漫	110

巴黎朝圣	123
巴黎夜攀	134
巴黎说柳	144
奥地利一曲	
维也纳长笛	154
德意志五描	
德意志思考	177
莱茵河的舟影	270
莱茵河的怀念	294
西柏林情话	308
忆玛尔卡	321
美利坚手记十章	
棒球、篮球、橄榄球与地球	
——手记之一	326
警察百态	

——手记之二	330
跨海文盗	
——手记之三	334
“六合彩”索秘	
——手记之四	338
跑马“好莱坞”	
——手记之五	342
敬业无涯	
——手记之六	346
天火与人	
——手记之七	350
“死火山”奇想	
——手记之八	353
“木化石”奇观	
——手记之九	357

“ 冬季花园 ” 遐思	
—— 手 记 之 十	362
海外观赌三题	
在西欧德国	366
在东方澳门	369
在大洋对岸的美利坚	372

且当蛙语

——以此代序

我若同一只蛙。当我在井底时，觉得天空只有方寸之大；好在井内有水，我有在井内游来游去的自由。由于这一孔之见，我把苍茫宇宙与世界经常都视若乌有，我认为井就是全部所在。

大概是从八十年代初期，我这只蛙被从苦井中捞起，借天宇之间的震撼魔力，我得以到了江河湖海，方知中国古代成语词典中“井底之蛙”的真正含义。

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已然认识了世界。尽管在这十几年中，我前后走访过地处澳洲、欧洲、美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我们的近邻东瀛日本，但这世界在不断像魔术师那般，变幻着色泽，拓展着人类生存的领域的空间，因而献给读者的这本作家看世界的书，难免会随着时间的逝水东流，而变成纸页逐渐发黄了的废纸。比如，曾经被称之为“希特勒帝国”的德意志，我于1987年叩访它时，那围绕在东西柏林之间，还存在着一条标志着两个世界的柏林墙，现在，它已经

荡然无存，东德和西德统一成为了一个德国。

其实，历史就是发了黄的落叶，它总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死亡，不断更新。重要的意义在于，在发了黄的枯叶上面，不仅展现着人类的昨天，还孕育着人类的今天与明天。因而，每一片落叶上的茎脉，都如同一条历史的河流，既可使入回朔寻根，又可沿河放舟而下，使人像神禅那般预卜人类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翰海书林当中，一切书就无过时之说。特别是对中国这个封闭了许久的泱泱大国来说，鸟瞰世界风情与赏析世界变幻，更有着不可取代的深刻意义。

应当加以明晰的是：井边并非一切浑然，对比海的喧嚣与浮躁来说，它有着东方文明的宁静和深邃。我书中写到在柏林相识的龙应台，她于九十年代初期来我家做客时（她家居德国），认为东方道德文明，有着西方世界无法比拟的圣洁。她看见我和我的妻子，在家庭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怀、敬重老人（我的母亲），深感西方世界的人情薄如一张冥纸。

“蛙语”到此搁笔。读者读过这本中国作家看世界的书后，当会自有评断。

从维熙

1995年12月29日于北京

澳洲四题

梦里澳洲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高 适

我醉了。

我醉倒在祖国的东南大门广州，而没有醉倒在美丽而迷人的澳洲。

今年3月2日，陈登科、艾明之和我，应澳大利亚文学局的邀请，去澳洲参加“作家周”的聚会，并走访了澳洲各大城市和牧场。3月27日，我们刚刚回到广州，我就醉倒在祖国的陈酿醇香之中……

与其说是酒醉，莫如说是心醉。记得列车刚刚驶离香港，我就迫不及待地凭窗外望，脑子里不知为什么响起了五十年代初期诗人未央的诗句：“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

我回来了——我的亲娘！”其实，我们离开祖国还不到一个月，但是却觉得难耐的漫长；对于祖国来说，我永远是个“相思病”患者——就是这样。

说起来也有点巧合，我们途经香港返抵广州那天，适逢登科同志的生日，他设便宴招待在广州的作家肖马，北影演员俞平，以及《花城》出版社的苏晨等同志。我自认为酒量并不算低，但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几杯醇酒，就把我变成了一个蹒跚跚跚的醉翁。

事后我才听说，当我醉倒在餐桌旁后，是明之和苏晨同志，把我架上三楼的。他俩帮我解衣就寝，我则像个痴睡的婴儿，刚躺在床上就进入了梦乡。

我好像是作了个“意识流”的梦，梦里“流”过：阿德雷德狂欢之夜的焰火、黄金海岸冲浪的红帆、墨尔本街市上剃光头的“洋和尚”的舞蹈、悉尼街头上一个少女的笑容……

今天，我醒了。望着窗外盛开着的木棉花，铺开稿纸，趁着酒意尚未完全消失，开始串联起那不是梦的“梦”，并把我的旅途情思，一起呈献给了想了解澳洲的朋友……

太平洋上空的随想

入夜，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的“国泰”号航机，在太平洋上空平稳地向南飞行。本来，这漫长的空中旅程是惬意的，你可以靠在椅背上闭目静思，也可以听耳塞机里还播放着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可是将近午夜时分，机舱中间的小银幕亮了，开始放映一部叫不出名字的澳大利亚电影，一下子使我们陷入了莫名其妙的忧郁之中。

不是影片本身有什么引人忧郁的东西，那是一部纯文艺的喜剧片（大概是怕旅客精神疲惫不堪吧）；而是影片中那个女主角，引起的我“蒙太奇”式的联想——我想起了在香港逗留时，在机场餐桌上碰到的那位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明星，和她那双忧郁的眼睛……

2日下午，香港文艺界一个朋友——韩培珠女士，在机场餐厅请我们吃饭。一位女明星带着演员身上少见的抑郁和不安，淡然地朝我们点点头，坐在我们餐桌边的一把椅子上。

“来，一起吃饭吧。”韩女士和她很熟悉。

“不，我吃过了。”

“这是国内访澳的作家。”

我们握了手，尽管她手指甲和嘴唇都涂着红艳似火的油膏，但我感到她的手指是冰凉的。当我们握手的瞬间，似乎有一股寒气，一直浸到我的心田。

韩女士告诉我们：她生长在台湾，在台湾银幕上初露头角，后来在香港红了起来。不过，最近她离开了银幕。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她只是失意地摇摇头，解开一个精致的小皮包，从皮包里取出一本她的剧照集。翻开来看，上边是她在银幕上扮演的各种角色。从影集上看，她至少也拍过十几部电影了；而且在有些影片中，她担任的是女主角。

我默默地剖析着这个神态忧郁的女明星，论年纪，不过30岁左右；看相貌，鸭蛋脸，大眼睛，长睫毛；论体态，丰盈而又婀娜有致，曲线脱颖而出。登科感慨地说：“国内像你这样年纪的演员，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上银幕了呢？”

她垂下睫毛，叹了一口气：“你们那儿是竞赛，而这儿是……是……竞争。”

噢，她是个竞争中的失败者！

“你结婚了吗？”登科以长辈的身份，关切地问道。

“独身。”

“有个伴侣，精神上不是会有些安慰吗？”我问。

“唉！”她长叹了一口气，合拢了那本剧照集，黯然地摇

摇头，“我想找一个能真诚相待的人；而这样的人，我至今还没发现。”

这一下，餐桌上的几个人都缄默了。

可能是为了逃避这尴尬的局面吧，她站起身来走了。借着这片刻的间隙，爽直而热诚的韩培珠女士，饱含着对姑娘的同情说：“她艺术资质不错，人也憨厚，可是这块地方……怎么说呢？不说你们也明白，只靠艺术是很难有出路的。这个姑娘在生活的打击下，开始沉沦，到赌场去赌博，一下输光了全部积蓄……”

过了一会儿，她回到了餐桌旁，原来她是去买香烟。那一股股拂面的蓝色烟雾，一会儿遮住她的眼睛，一会儿又遮住她的两片红唇。看着她那郁郁的脸色，我总想说两句劝勉的话，因为她只身踟躅香港，父母还都在台湾；可是说些什么好呢？难道两句空洞的安慰，就能解决她的现实问题吗？刚才提起她的结婚问题，已经很伤她的心了。

还是登科比我敏锐，他说：“你应该鼓起勇气来，正直地生活下去。我们安徽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演个什么角色。”

“谢谢！”她眼角有些湿润了，把头扭向一边。

飞机起飞的时间快到了，她和许多为我们送行来的朋友在一起，为我们拎着旅行包，一直送我们到海关入检口，才默默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此时，飞机上的电影已经放映完毕，我还沉溺在忧郁之

中。扭头望去，明之虽然闭合着双眼，但眼毛还在不停地颤动；登科则在大口大口地吸烟，圈圈烟雾在他额前萦绕。他们在想着什么？也许同我一样，由银幕上那个女演员而联想到香港那个女明星的命运？还是正思考着留在身后的夜香港？

“ 盖巾下的新娘 ”

飞机穿过赤道线，一缕金色的阳光从舷窗的间隙投射进来。我低头看了看腕上的“西铁城”牌手表，时针刚刚指向早晨四点半。最初我以为是手表坏了，放在耳边听了听，它“滴哒滴哒”走得正带劲呢。一位空中小姐用标准的中国话告诉我：“先生，不是你的手表有毛病，澳洲和北京时间差三个小时，这时是澳洲的七点半，请拨一下你的表。”

凭窗外望，天空碧蓝如洗。记得在祖国看日出，太阳是从东方偏南一点的方向冉冉上升；而这里，遥看蓝天上那轮红日，则是挂在东北方向的一团火球了。我立刻意识到：这儿离我的祖国已经相当遥远了。

俯首下望，大地上一片赭黄，很难寻觅到一丝绿色。这种单一的颜色，使我想起戈壁沙漠，也使我想起黄河的排天

浊浪。这就是被人称之为“美丽得如同俏丽的新娘”般的澳大利亚吗？记得在北京临行之前，去过澳大利亚的朋友对我说：“去吧！朋友，走访过堪培拉、阿德雷德、墨尔本、悉尼几大城市之后，你会增加对美学的认识。”可是她究竟美在哪儿？娇艳在哪儿？机翼之下旋转的大地，不分明是黄脸老太婆么！

只有当飞机在悉尼徐徐降落时，我才逐渐认识了澳大利亚的婀娜风姿：这里既有现代化的宏伟建筑，又有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各色漂亮的房屋。50年前建成的悉尼铁桥，在海湾里像一线隆起的弓背；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像几个张开嘴的巨大贝壳，吞吐着身旁起落的海潮；又像几叶银帆，在蓝色的海湾里扬帆起锚……

从机场通往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的路上，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里的房屋建筑，绝少有相同的式样；就像马路两旁的行人的衣服，很难找出来相同的式样一样。澳大利亚人似乎很注意色彩，突出个性；就连那流水般奔驰的汽车，车身也是红、橙、黄、绿、青、蓝、紫等多种颜色，而唯独缺少黑色。这奔跑着、移动着的斑斓色彩，和城市里的奇特建筑交相辉映，加上到处是浓荫和绿色的草坪，使城市显得千姿百态。

我认识你了——澳大利亚！飞机上看见的一片单调的赭黄，那是你待开发的沙丘，那是掩藏着你秀色的一块盖巾；当人们撩开你的黄色盖巾之后，你，不愧是一位“俏丽的新

娘”。

格里芬湖畔的沉思

由于我们归途上还要重访悉尼，所以只在悉尼逗留了两个小时，当天下午就飞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次日清晨，在霏霏细雨中，我们在澳大利亚朋友和大使馆翻译小郭陪同下，到格里芬湖畔去漫步。

堪培拉的城市建设只有60年的历史。60年前，澳洲人按照一个美国大建筑师格里芬的设计蓝图，开始建造这个地处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新兴城市。今天，它已经是澳洲政治、外交事务中心，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大厦和联邦高等法院都设在这里。我们漫游的格里芬湖，就是为纪念那位杰出的设计家而命名的。

尽管天下着如烟似雾的蒙蒙细雨，但堪培拉的秀丽姿容依然可以尽收眼底。那五颜六色的方块块，是城市的房屋；除此之外，哪儿都是碧绿的草坪；淡蓝色的格里芬湖静静地躺在绿色的怀抱之中，就像是镶嵌在一片天然翡翠上的一块蓝色宝石。白羽白翅的海鸟和黑羽黑翅的尖嘴黑鹰，就像陪着

我们散步的朋友一样，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溜溜达达。

“瞧！这里的鸟儿是不怕人的。”登科用浓重的苏北口音，向明之和我宣布他的新发现。

“这儿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任何人都不许伤害鸟类。”翻译小郭对我们说，“谁要伤害一只鸟儿，罚款5百澳元（相当于人民币近1千元），所以这里的鸟儿非常厉害。你们看，那一身黑的鸟儿，在她怀孕期间，经常主动向人进攻。一次，我们使馆有个同志正在草坪上走着，那浑身黑的鸟儿，居然飞落到他的头顶上，用尖爪抓破了他的头皮。”

“会有这种事？”明之惊讶地说。

“是的。”给我们当向导的澳大利亚朋友，含笑地对我们说，“我们这儿不但有‘鸟害’，还有‘鱼害’呢！”他告诉我们一件这样的事：不久以前，由于格里芬湖鱼太多了，政府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鼓励人们钓鱼，以解除“鱼的污染”。负责湖泊方面的官员，为了吸引市民来捕鱼，竟把一条大鱼的腹部破开一个小口，塞进去一枚相当于1千澳元的金币，缝好后，把这条鱼放回到湖里去。于是持鱼竿钓鱼的人和划小艇捕鱼的人，接踵而来，这段时间，几乎成了堪培拉的钓鱼节日。

“有人捞到那条腹中藏有金币的鱼吗？”我问。

“这个我倒没听说，”向导腼腆地笑了，“但是由于鱼多而产生的‘鱼污染’解除了。”

我们听后，不禁放声大笑起来。我对这位澳大利亚朋友